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Bas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Genglubu”: Taking Su Deliu Version of “Genglubu” as a Case Study

ZHAI Qiulan SHAN Xinrong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November 30, 2023 Accepted: January 6, 2024

Published: June 30, 2024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Bas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Genglubu—Taking Su Deliu Version of ‘Genglubu’ as a Case Study” is supported by 2022 Innovation Project “Greater Bay Language Service Talents Cultivation Mode” of Guangd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with No. 2022WTSCX146,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Top Quality Education Project with No. 2022ZG004 and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Top Qualit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ing Project “Language Service Center” with No. 2021ZD0009.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I Qiulan & SHAN Xinrong. (2024).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Bas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Genglubu”: Taking Su Deliu Version of “Genglubu” as a Case Stud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2), 143–15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12.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12>. p

Abstract: “Genglubu”, which records the fact of Chinese fishermen explor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sailing, is regarded as a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language of “Genglubu” is full of reef or island names named by the Hainan dialect, sailing terms, and cultural-loaded words in the age of traditional sailing. Moreover, the discourse of “Genglubu” is concise, and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of the discourse are similar. This essay claims that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Genglubu” is the primary condition for translating “Genglubu” into English and the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ECM) is an effective theory in terms of interpreting the discourse meaning of “Genglubu”. By taking a discourse from Su Deliu’s version of “Genglubu”, this essay makes an explanation of sentence meanings and discourse coherence based on ECM. Furthermore, this essay puts forward three translation strategies-ECM paralleling, ECM activating with notes and ECM domesticating with notes, which are believed to be helpful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Genglubu”; ECM; translation strateg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Holding a master's degree from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City, China, ZHAI Qiulan specializes in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S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SHAN Xinrong is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lding a master's degree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事件域認知模型視域下的「更路簿」翻譯策略研究： 以「蘇德柳本更路簿」(外洋更路)部分語篇為例

翟秋蘭 單新榮

廣州應用科技學院

摘要:「更路簿」是帆船時代中國漁民體認南海諸島礁地理特徵、傳播中國海洋文化、彰顯中國傳統文化魅力的載體之一;其文本語言極具特點:島礁名稱皆用海南方言命名、包含大量航海術語和文化專有詞;同時「更路簿」語篇精煉,且每條行文句法結構相似。準確理解「更路簿」語篇意義是英譯的前提;本文將事件域認知模型(ECM)作為闡釋「更路簿」語篇意義的理論依據,並以「蘇德柳本更路簿」(外洋更路)的部分語篇為例,基於事件域認知模型(ECM)解釋了該語篇中的句子的語義以及語篇內部的連貫性。同時,文章提出事件域認知模型(ECM)平移、事件域認知模型(ECM)啟動加注和事件域認知模型(ECM)歸化加注可作為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有效翻譯策略。

關鍵詞:「更路簿」;事件域認知模型(ECM);翻譯策略

基金項目:2022年廣東省教育廳創新類專案「新文科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應急語言服務人才協同培養模式研究」(專案批准號:2022WTSCX146)。廣州應用科技學院2022年度教學品質工程「外語專業校外人才培養社會實踐基地」(專案批准號:2022ZG004)。2021年度廣州應用科技學院教學品質與教學改革重大工程建設「應急語言中心」(專案批准號:2021ZD0009)。

一、引言

興起於明末清初的「更路簿」是記錄中國海南漁民在南海漁業生產和航海經驗的實踐總結,也是在科技不發達的帆船時代中國漁民體認南海諸島礁地理特徵、傳播中國海洋文化、彰顯中國傳統文化魅力的載體之一。中國外交部的網站上指出:明清時期形成的「更路簿」是中國漁民往來於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和南海諸島之間的航海指南,以多種版本的手抄本流傳並沿用至今,它是許多中國漁民航行實踐經驗的集體創作、孕育於明代,後不斷完善,主要記載了漁民從今天的海南省文昌市的清瀾港或瓊海市的潭門港起,航行至西



沙、南沙群島各島礁的航向、航路和航程。「更路簿」是中國人民自明清以來開發南海諸島的又一有力證明^①，充分印證了南海諸島礁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路簿」自 2008 年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以來，引起了學術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總體上，學者們聚焦於「更路簿」各種抄本的系統考證、文化內涵、漁業生產活動、羅盤方位和針路、島礁地名釋義、國際法理等研究，成果豐富。然而，對於「更路簿」的英譯研究卻寥若晨星，以「更路簿翻譯」作為主題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僅獲得 8 篇相關論文和 2 篇碩士學位論文。賈紹東(2021)首先從「更路簿」名稱翻譯與南海維權視角，開啟了「更路簿」翻譯的先河^②。此後該學者依照目的性、主權性和獨特性原則，在國家公佈的標準名稱中文拼音的基礎上，遵循名從主人原則下的「音、義」結合，採用重命名方式制定南海諸島標準英文名稱，同時探討與之相對應的島礁俗名及其由來的英譯^③；單新榮等(2023)以「蘇德柳更路簿」(西沙更路和南沙更路)為例，探討了其文化負載詞和語句的英譯，指出英譯時應綜合考慮語篇的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的特點，做到語篇順應與語義銜接策略，把握譯文內在關係，避免源語文化元素的丟失；將異化、歸化與補償策略一起融合並用，產出容易被目標語讀者理解與接受、符合英語思維習慣且具有可讀性譯文^④。以上相關「更路簿」本體研究和英譯研究對本文的翻譯探討具有很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蘇德柳更路簿」包含西沙更路、南沙更路、外洋更路等三大部分，其中外洋更路(第四至八部分)涵蓋了海南漁民往來於東南亞各國沿海之間的更路，包括越南、泰國(暹羅)、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蘇德柳更路簿」的外洋更路，其語言和語篇具有更鮮明的特點，記錄詳實，語言精練且資訊量大，兼有古文和海南方言，含有豐富的地名、文化負載詞和航海術語。這些文字記錄足以表明，過去中國瓊海市潭門漁民經常到訪上述東南亞國家，並且對該地區的人文地理環境、水文特徵、航行要領等有其自身深刻的體認，才能誕生內容如此豐富細緻的「更路簿」；同時這些文字記載具有歷史意義、法理意義、文化意義和現實意義，對中國南海維權和中國海洋文化傳播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價值。本文摘取「蘇德柳更路簿」的外洋更路中的一個語篇作為研究對象，依據認知語言學中事件域認知模型，闡釋了該語篇中關鍵句子的意義以及語篇的連貫性並提出了英譯策略，期冀本研究為維護南海權益和傳播中國海洋文化提供學術支撐。

二、事件域認知模型

國外認知語言學家蘭艾克(Langacker, 1991、2002)、泰爾米(Talmy, 1985、1988)、雷科夫(Lakoff, 1987)、潘瑟(Panther, 1975)和索恩伯格(Thornberg, 1975)以及電腦科學家尚克(Schank, 1999)和埃布爾森(Abelson, 1999)為解釋概念結構和句法構造的成因建立了一些模型和理論，如，彈子球模型(Billiard-ball Model)、舞臺模型(Stage Model)、力量動態(Force-Dynamic)、形式空間化假設(Spatialization of Form Hypothesis)、腳本理論、行為場景等。然而，以上模型或理論均存在以下三個問題：分析均在單一層面進行且主要按照線性序列進行，忽略了事件內部要素之間的層級性；分析主要針對動態場景和事件，忽略了靜態場景和事體；分析主要適用於解釋句法構造的成因，沒有或很少將其擴展到語言的其他層面^⑤。為了彌補上述研究不足之處，中國學者王寅(2021)提出了「事件域認知模型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以下簡稱 ECM)」，以期能為語言的多層面諸如辭彙化、詞法、句法、語義、語篇、交際等作出一個統一的解釋。『人主要是以「事件域」為單位來體認世界的，並將其作為知識塊儲於大腦之中，這完全符合人類的一般認知規律。

人們在對許多具體事件體認的基礎上逐步概括出事件的抽象概念結構,並基於此形成了語言中的種種表達。』^⑥當人們彼此進行對話時,大腦中的事件域就會被啟動,因此不需要掌握每一個細節也能促進對話的順利進行。ECM 的基本思想可用以下圖 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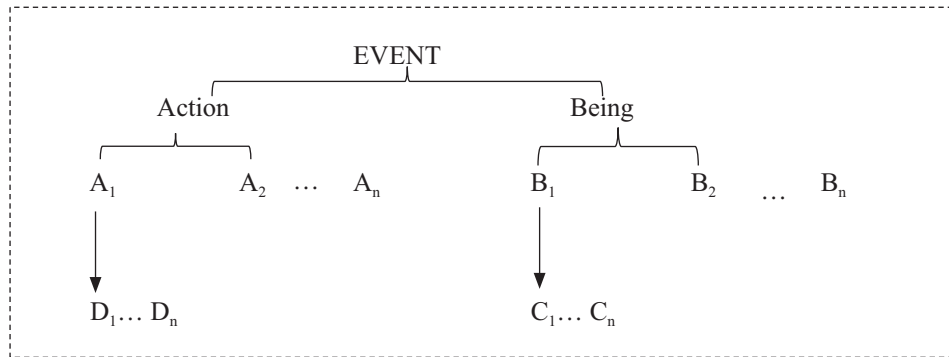


圖 1 ECM 的基本思想

王寅(2021)認為,一個基本事件域 Event(簡稱 E)主要包括兩大核心要素:行為(Action)和事體(Being)。一個行為,包括動態行為和靜態行為(如存在、處於、判斷等),是由很多具體的子行為或子動作(如圖 1 中的 $A_1, A_2 \dots A_n$)構成的。一個事體是由很多個體(如圖 1 中的 $B_1, B_2 \dots B_n$)構成的,事體可包括人、事體、工具等實體,也可包括抽象或虛擬的概念。一個動作或一個事體又可分別帶有很多典型的特徵性或分類資訊 D 或 C。綜上所述,一個事件域就可能包括若幹要素,而不僅僅是施事者、受事者、作用力、場景等要素,且這些要素之間還存在層級性關係。同時,ECM 不僅考慮到了動態性事件,也兼顧到了靜態性場景。比如,嬰兒出生後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動態性事件,而且還會面對許多靜態性場景,如,獨自躺在床上觀看周圍的靜態事物。根據 ECM,只要有動作就要涉及動作的發出者,也可能會涉及動作的接收者;根據人們的體驗和認知,事件域中的動作和個體之間就必然要建立起一定規律的搭配關係,這些搭配關係就形成了概念結構和母語基本句法構造的認知基礎,人們就可以根據 ECM 中的動作和事件的各種搭配關係來描述語言的基本句法構造^⑦。

ECM 除了解釋概念結構和句法構造的成因,線上性分析的基礎上還突出了事件內部要素的層級性;如,句法成分有主次之分,一般來說,學者們傾向於將主謂賓表看成主要成分,將定狀補等看成次要成分。ECM 第一層級和第二層級上的要素為事件域中的基本要素,它們常充當句法中的主要成分;ECM 第三層級上的 D 和 C 資訊主要依附於相對應的 A 和 B,多為次要資訊,它們常充當句法中的次要成分。ECM 對語言意義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並且符合認知語言學追求的用少數幾種認知方式來為語言各層面提供一個統一的解釋模式,為理解句子語義和語篇連貫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工具。下文將根據 ECM,以「蘇德柳更路簿」外洋更路中的某一語篇,即以「真磁往丁加宜更路」為例,闡釋 ECM 對句子及語篇的解釋力。

三、基於 ECM 對「蘇德柳更路簿」(外洋更路)的句子和語篇分析

為便於對「蘇德柳更路簿」(外洋更路)中句子和語篇的分析,現摘取其中「真磁往丁加宜更路」這一語篇進行討論。原文如下:



真磁往丁加宜更路。自真磁外過離一更開,以單丁針二十更取草峙,或見綿花峙,約赤坎在。草峙是浮馬,東北風可泊舟。真磁遠看三四只小時,門中打水十四五托,坭地,外過以乙辛辰戌,八更取大橫。真磁與假磁已亥對,離有三更遠,打水十八托。大橫內打水十六托,外過打水二十五,是泥地。以乙辛辰戌三更取小橫。小橫南畔打水二十四托,遠看作斷三四只,西高東低,門中流拋開,倚甚急。以單乾針十更,又乾巽辰戌十五更取筆架,筆架頭多尖峰,生甚長,似筆架樣,打水式十托。以壬丙針取陳公峙,並見內面犁頭山。陳公峙以壬子更取鳥頭淺,五更東邊過,打水式十托。用單癸丁三更取竹峙,以壬子三更。

(一) ECM 對句子語義的分析

1. 以 D_1 (針位) D_2 (更數)取 B(目的地)

該句在「真磁往丁加宜更路」這一語篇中共出現了 8 次,是該語段中的一個典型句式。基於 ECM 模型,可將此航行指南看作一個事件域(E),其中包含的要素資訊有:1)行為:取(從始發地到目的地,即「選取擇定」);2)事體:行為動作的主體(人,在該句式中為潭門漁民);3)行為方式特徵:所需針位(D_1)和更數(D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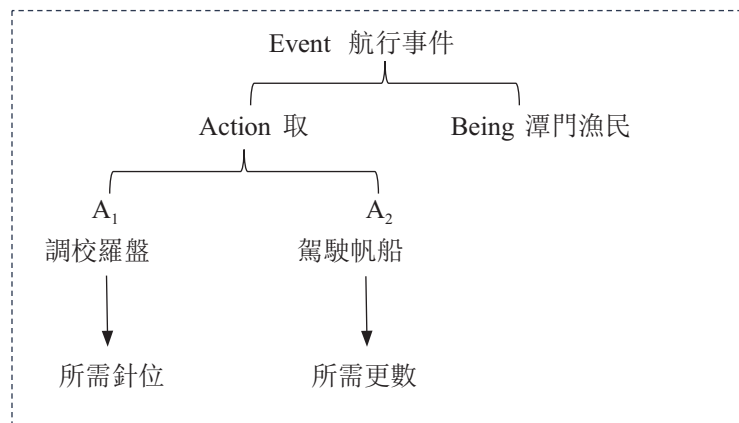


圖 2 「航行指南」事件域認知模型

基於圖 2「航行指南」事件域認知模型,可解讀出「真磁往丁加宜更路」語篇中諸多行為和事體搭配的基本句型,即, $BA_1(D_1) + BA_2(D_2)$ 。例如,「以單丁針二十更取草峙」可闡釋為「漁民將羅盤調校為單丁針並駕駛帆船航行二十更到達草峙」。

2. 打水……托

該句在「真磁往丁加宜更路」語篇中共出現了 5 次。在理解該句時有兩個關鍵性的詞語,即「打水」和「托」。林瀚(2017)指出,在傳統風帆時代,帆船的航行糾偏或停泊寄碇是通過「鉛錘」輔助完成的。「鉛錘」又作鉛錘、鉛鐘、鉛筒、水掬、水錘、水駝、水砣等;鉛錘的形狀有如秤錘或鐘狀,尺寸大概在三四寸之間且底部有凹孔,用以粘取海底泥沙。一般操作鉛錘的是船長,稱「打水砣」;即將由繩索牽引的鉛錘投入水中,根據所用繩索長度及鉛錘底部所粘取的海底質地,與山澳島礁等陸標方位相印證,並參以相應的更數及針位,以最終確定船隻所處位置是否在正確航路上^⑧。由此可以看出「打水」是指船長將鉛錘投入海中並依據鉛錘

底部所粘泥沙來判斷航線是否準確的一個專業且複雜的過程。此外,根據張燮在其著作《東西洋考》中的提到,「沉繩水底,打量某處水深淺幾托」。「托」為閩南方言,為成人張開雙臂的長度,一「托」大約等於 1.6~1.7 米^⑨。下文以「真磁遠看三四只小時,門中打水十四五托,坭地」為例,通過 ECM 來闡釋該句語義。該 ECM 可視為真磁部分航線且包括以下事件要素資訊:1)行為:看、打水;2)事體:行為動作的主體(漁民)、行為動作的地點(真磁、門中)、行為動作的效果(三四只小時)、行為動作的工具(鉛錘);3)行為方式特徵:遠看;4)行為動作主體的特徵:形態、質地、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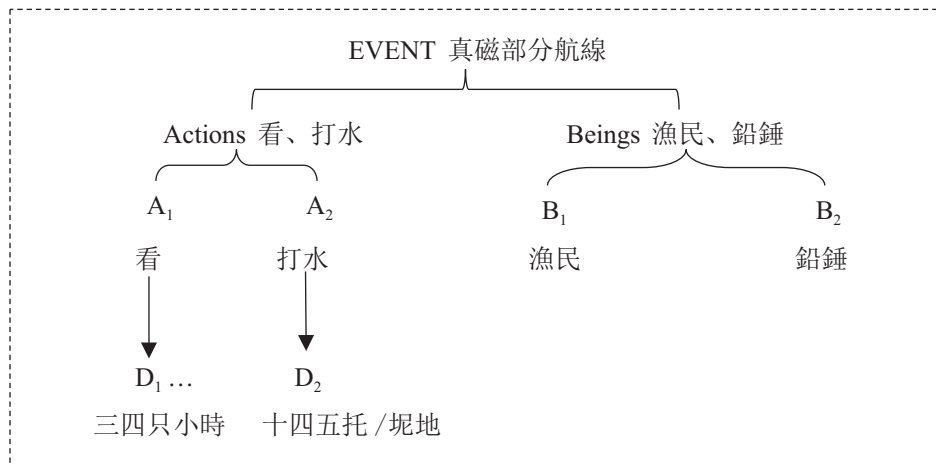


圖 3 ECM 模型中的行為和事體組合搭配

根據圖 3,可將該 ECM 模型中的行為和事體依據常規體認和認知進行組合搭配,隨即得到諸如 B_1A_1 (D_1)「漁民遠眺」, B_2A_2 (D_2)「鉛錘打水十四五托可觸及泥地」等幫助準確理解原文語句的釋義,從而為英譯該語句奠定基礎。

(二) ECM 對語篇連貫的分析

王寅(2005)認為,一個語篇能在心智上形成一個統一的、可被接受的認知世界,語篇即具備連貫性,且形成這樣的認知世界主要有三個條件:概念成分上的照應性、命題發展上的索引性和語用推理上的順應性^⑩。「真磁往丁加宜更路」是中國漁民在漁業生產過程中體認外洋客觀世界的文字記載,我們可將「真磁往丁加宜更路」看作一個事件域,該事件域中所包含的各島礁特點、水文特徵、航向裏程等體現了事件的多層次性,無論這些層次有多少或是如何延伸,它們都是漁民從真磁前往丁加宜的認知,脫離不了「真磁往丁加宜更路」這一 ECM 對它們的統領管轄。其次,概念之間的照應性。該語篇把從真磁和丁加宜之間的航線進行了分段式的描述,即從真磁始發抵達草峙或大橫,從大橫出發到小橫,從小橫出發到筆架山,這些分段航線中的島礁名稱均體現出相互照應的特點。同時,從真磁到丁加宜航行途中的各島礁之間的航行要領或特點在認知上屬於相互啟動、索引的關係:例如,該語篇中大橫到小橫、小橫到筆架、筆架到陳公峙等不同航段的描述反映了中國漁民在探索客觀世界的認知發展過程,我們可將該語篇中的不同航段視為不同的 ECM;在體認完一個航段 ECM 之後會啟動漁民在下一個航段 ECM 的相關認知,包含更路、航向、水文等,從而在語篇中形成有關聯的索引和語用的順應,即在動態上達到了語篇的連貫性。最後,ECM 還可以對該語篇進行靜態分析。該語篇中對草峙、真磁、小橫、筆架等的描述均體現了漁民的感知、視角、觀察、認知等心智性

行為,如,「草峙是浮馬,東北風可泊舟」、「真磁遠看三四只小時」、「小橫……遠看作斷三四只,西高東低」、「筆架頭多尖峰,生甚長,似筆架樣」,這也印證了 ECM 可以從事件本身的多層次性中的任何一點出發來認識事件。我們嘗試用以下圖來表示該語篇的連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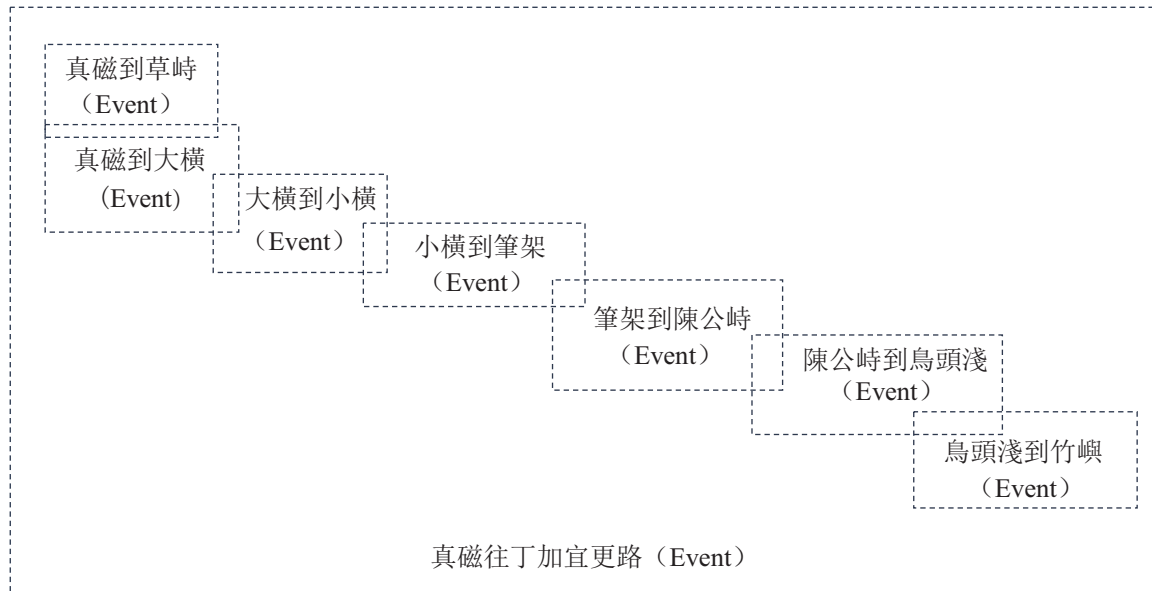


圖 4 ECM 對「真磁往丁加宜更路」的語篇連貫分析

基於上述 ECM 的語篇分析,我們將「真磁往丁加宜更路」語篇翻譯成以下現代漢語的白話文:

從真磁前往丁家宜的更路。從距離真磁約一更距離的海域出發,航海羅盤航向為單丁針,大概行駛二十更到達草峙,此處能看見綿花峙,大約在赤坎附近。草峙高聳險峻,刮東北風時可停船。從真磁遠眺,可以看到三四個島礁,在這些島礁之間的水道打水十四托可觸及泥地。從真磁出發,航海羅盤航向為乙辛辰戌,大概行駛八更到達大橫。在大橫的水道內打水十六托、水道外打水二十五托可觸及泥地。從大橫出發,航海羅盤航向為乙辛辰戌,大概行駛三更到達小橫。在小橫南邊打水二十四托可觸及泥地,遠處有三、四個島礁,呈現出西高東低的地勢特徵,且島礁中的水道水流湍急。從小橫出發,航海羅盤航向為壬丙,大概行駛十更後航海羅盤航向調整為乾巽辰戌,繼而行駛約十五更到達筆架。筆架多筆架樣的高聳尖峰,此處打水式十托可觸及泥地。從筆架出發,航海羅盤航向為壬丙,可到陳公嶼,犁頭山也在其附近。從陳公嶼出發,航海羅盤航向為壬子到達鳥頭淺,行駛五更在其東邊打水約式十托可觸及泥地。從鳥頭淺出發,航海羅盤航向為單癸丁或壬子,大概行駛三更到達竹嶼。

四、ECM 視域下的英譯策略

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大體上是相似,因此人類對客觀世界的 ECM 具有共性,這也是不同文化和語言之間能夠進行翻譯的基礎。然而也正是因为文化和語言的差異,ECM 中的各個要素存在差異。我們在嘗試翻



譯「真磁往丁加宜更路」語篇時,本著以下兩方面的原則:即,一方面尋求譯文讀者對譯文的反應和原文讀者對原文的反應在心理和認知通道上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拓展譯文讀者的認知的基礎,提出 ECM 平移、ECM 啟動加注和 ECM 歸化加注三種翻譯策略。

(一) ECM 平移

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大體上是相似,因此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存在很大的共性。不同文化和語言之間之所以能夠進行翻譯,也是以人類認知的共性為基礎的。「真磁往丁加宜更路」是中國漁民體認客觀世界的文字記載,該語篇中也不乏反映人類認知共性的事件域;如,在真磁到草峙的事件域中包含了體現人類認知共性的行為(Action)「可泊舟」和典型性特徵(D)「刮東北風」;又如,在真磁到大橫的事件域中包含了體現人類認知共性的行為(Action)「遠看」;在小橫到筆架的事件域中包含了體現人類認知共性的事體(Being)「……三四小時」和分類資訊(C)「西高東低」等。在翻譯以上內容時,可考慮將原文中的 ECM 平移至目標語中,保留原文中的事體和行為,即可達到譯文讀者對譯文與原文讀者對原文的心理通達過程保持一致,進而契合翻譯的目的。

例 1.

原文:草峙是浮馬,東北風可泊舟。

譯文:When blowing northeast wind, the fish boat can be moored in Caozhi.

例 2.

原文:遠看作斷三四只小時,西高東低……

譯文:Looking afar, three or four successive islands which are topographically high in the west and low in the east can be seen.

(二) ECM 啟動加注

由於地理空間和文化背景等有所差異,人類在體認客觀世界的 ECM 中,Action 和 Being 會有所不同。這也意味著在翻譯過程中,若要打通譯文讀者的心理通道,首先必須在譯文讀者的心理啟動類似的 ECM,以保證譯文讀者獲得相同的反應;其次,鑒於「更路簿」中 ECM 的 Action 和 Being 能彰顯我國漁民體認世界的獨一無二性,在翻譯過程中可對相關 Action 和 Being 進行加注;如,我們在上文中基於 ECM 對「更路簿」語篇中的一個關鍵句子「打水……托」作出了闡釋,在翻譯此句時,譯者需要在英文讀者心理啟動類似的 ECM;同時,此 ECM 的 Being(鉛錘)體現了中國漁民的勞動智慧和航海經驗,因此可以對其進行加注,在確保譯文讀者的心理通達的同時,也為譯文讀者提供了一個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 ECM。

例 3.

原文:打水十八托。

譯文:Dropping anchor here will prove the seawater depth is 30 meters around.

Note: dropping anchor is a professional way for Chinese fishermen to check both the seawater depth and

sailing direction in the traditional days of sail. There was generally a dent in the anchor, which was helpful to hold the sand or mud in seabed. By checking the sand or mud, the fisherman would make a judgement to the depth of sea and whether the boat was in the right sailing direction as well. In addition, “托”(*tuō*) is a sailing term in Fujian dialect. It is believed that 1.6 or 1.7 meters which is the distance of Chinese fisherman's opened arms equals to 1 *tuō*.

(三) ECM 歸化加注

認知語言學指出「人類的經驗源於人與大自然(物理的、生物的)、人與人(社會的、文化的)互相作用。」^⑩因此,彰顯人們體認客觀世界的 ECM 能夠反映出一個語言團體的文化特點和經驗沉澱。「更路簿」中的 ECM 其構成要素包含許多文化專有詞,諸如,以海南方言命名的各島礁名稱(真磁、大橫、小橫等)、表示航行方向的航海羅盤針位(單丁針、乙辛辰戌等)、表示航行裏程的更數(一更,二十更等)。我們認為在翻譯以上表達時,採用 ECM 歸化加注的方式可以保證在目標語讀者對譯文反應和源語讀者對原文反應一致的基礎上,助力於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

例 4.

原文:真磁往丁加宜更路。

譯文:The marine navigation route from Zhenci to Ding Jiayi.

Note: Zhenci, referring to Obi Island Vietnam, is a folk name in Hannan dialect given by Chinese fisherman. Ding Jiayi, referring to Trengganu Malaysia, is a folk name in Hannan dialect given by Chinese fisherman.

例 5.

原文:以單丁針二十更取草峙。

譯文:The fisherman arrives in Caozhi by sailing 20 geng^⑪ guided by a sailing compass pointing to Dan Ding.

Note: Caozhi, referring to Con Co Island, Vietnam, is a folk name in Hannan dialect given by Chinese fisherman. Geng is a sailing term in the Hannan dialect, one geng equaling 10 nautical miles. Dan Ding is a cultural-loaded word in Chinese to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S195°W of ancient sailing compass.

例 6.

原文:以乙辛辰戌三更取小橫。

譯文:The fisherman arrives in Xiaoheng by sailing 3 geng guided by a sailing compass pointing to Yi Xin and Chen Xu.

Note: Xiaoheng, referring to Wai Island Cambodia, is a folk name in Hannan dialect given by Chinese fishermen. Geng is a sailing term in Hannan dialect, one geng equaling 10 nautical miles. Yi Xin and Chen

Xu is a cultural-loaded word in Chinese to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S112.5°E of ancient sailing compass.

五、結語

ECM 不僅打破了以往單層面線性分析或一元論分析的不足,而且還兼顧了對源語文本的靜態和動態分析,符合人類的一般認知語言的規律。本文基於 ECM 對「蘇德柳本更路簿」(外洋更路)中的一個語篇進行了句子語義闡釋和篇章連貫分析。該語篇可視為中國漁民在帆船時代體認客觀世界的 ECM,且包含彰顯中國傳統文化的 Action 和 Being。文章進一步指出在翻譯該語篇時,可採用以下三種策略:ECM 平移,ECM 啟動加注和 ECM 歸化加注。這三種基於 ECM 的翻譯策略不僅能使譯文讀者對譯文與原文讀者對原文的心理通達過程保持一致,而且有利於傳播中國海洋文化;最後,期冀以上翻譯策略能為維護南海主權提供學術支撐。

注釋

- ① https://www.fmprc.gov.cn/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0011/t20001122_9868825.shtml.
- ② 單新榮,賈紹東,汪東萍:《中國漁民南海更路簿英譯研究—以〈蘇德柳更路簿〉為例》,《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頁40-46。
- ③ 賈紹東:《南海諸島名稱英譯探討—以蘇德柳本更路簿為例》,《南海學刊》,2021年第3期,頁67-75。
- ④ 賈紹東:《「更路簿」名稱翻譯與南海維權》,《新東方》,2021年第1期,頁65-69。
- ⑤ 林瀚:《傳統航海測深用具「鉛錘」考》,《福建文博》2017年第3期,頁47-51。
- ⑥ 王寅著:《認知語言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頁228。
- ⑦ 王寅著:《認知語言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 ⑧ 王寅著:《認知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 ⑨ 王寅:《事件認知域模型及其解釋力》,《現代外語》,2005年第1期。
- ⑩ (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9「舟師考」,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
- ⑪ 趙豔芳著:《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頁163。
- ⑫ 本文在英譯「更」這一專業古代航海術語時,「一更」的換算採用周偉民(2019)在《南海學刊》上發表的文章「南海諸島土地名研究的新收穫—評劉南威、張爭勝《〈更路簿〉與海南漁民地名論稿》」中的觀點,「一更」數值的認定來源於不同年份訪問潭門鎮不同老船長所認定的共同的數值,即「一更」約等於10海裏。
- ⑬ ZHAI Qiulan & SHAN Xinrong. (2023). C-E translation of Cantonese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from a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2), 196-202.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